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与交往形式研究*

姜锡润, 王 燕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姜锡润(1955-),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唯物史观、社会认识论和价值论研究; 王燕(1978-), 女, 江苏大丰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人学、价值论研究。

[摘要] 有些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范畴是后来的“生产关系”范畴的雏形。其实, “交往形式”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宽泛的概念, “交往”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形态》中的“交往”和“交往形式”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范畴, 不应与生产关系范畴相等同。

[关键词] 交往; 交往形式; 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B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445-05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范畴之一, 有学者认为其雏形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的编者认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用不太确切的术语来表达的, 后来他们用比较确切表达了这些新概念的另一些术语代替了这些术语。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1](第3页)。此外, 他们在《形态》的注释4中又作了具体说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 《Verkehrsform》, 《Verkehrsweise》, 《Verkehrsverhältnis》(‘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1](第697页)。俄文版编者的这种解释很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交往形式”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关系”, 它在《形态》中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交往和交往形式

哈贝马斯依据他的“交往性行为”与“工具性行为”理论, 批评马克思忽视了人类交往行为的作用, 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混淆起来, 抹杀了经验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才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所以, 他主张用“交往方式”取代“生产方式”, 用“劳动”和“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 马克思不仅是从来未忽视人类的交往行为, 而且在研究分析人类的交往、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时, 主要是围绕人类的交往行为进行的。哈贝马斯只扣语句和字眼, 而不深入思想内涵, 是不当的。事实上, 在

《形态》的第一章,就可看到马克思一再地使用了“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范畴,这均表明了人类的交往行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存在着重要区别的,主要区别是:

首先,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涵义十分广泛。“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1](第41页)。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类活动整体划分为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人对自然的作用,即生产和劳动,而人对人的作用正是“交往”的本质含义。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写到:“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2](第478页)。所以说,在《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甚至“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1](第26页)。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范畴则是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围。

其次,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个历史范畴。在现实世界中,“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第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東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1](第74页)。在批判费尔巴哈时,马克思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第48页)。这些都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现实的、历史的范畴,它是人类历史的沉淀和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是在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所说的“交往”并不包括人们在生产中的活动和互动关系。在他看来,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的协作也是一种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他所说的交往与生产方式无关。

另外,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只是交往的媒介,“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第34页)。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被提高到本体论的地位。他认为,交往行为实际上是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言语行为”。

从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3](第176页)。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所涉及的广阔领域,说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具有巨大的思维空间。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有其合理思想的,它可以成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研究所借鉴的内容,从而也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有益的思想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两个范畴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首先,“交往形式”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范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做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第43页)。此处的“交往形式”不仅包含着一定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着更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交往形式”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 *à son tour* [又] 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第81页)。由此可知,一定时期的交往形式乃是先前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以生产为前提条件而展开的人们交往实践不断

深入和拓展所积淀而成。是现实的和历史的社會規定性,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由此可見,“交往形式”範疇超越並涵蓋了“生產關係”範疇。

二、“交往形式”並不完全等同於“生產關係”

學者們把《形態》中的“交往形式”等同於“生產關係”呢?原因之一,來自斯大林關於生產關係概念的解釋。哈貝馬斯說:“1938年,斯大林編纂、整理了歷史唯物主義,他所採取的方式導致了巨大的後果,以至以後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這個理論框架內。斯大林確立的這個理論變體需要加以重建”^[4](第134頁)。《形態》是在1932年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出版。此時,蘇聯理論界已接受了斯大林關於“生產關係”概念的解釋,從而他們就用“生產關係”這個概念來解釋《形態》中的“交往形式”等範疇。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正是把《形態》中馬克思一再使用的“交往形式”和“交往關係”僅僅當做“生產關係”範疇的最初表達,把交往消解在物質生產活動中,而沒有理解到馬克思的“交往”概念所蘊涵的廣泛意義。

在《形態》中,“生產關係”多次被單獨提出使用和論述:“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係——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所決定的”^[1](第28頁)。“繼承法最清楚地說明了法對於生產關係的依存性”^[1](第420頁)。“直到現在存在着的個人的生產關係也必須表現為法律的和政治的關係。……分工的結果使政治家和法學家注定要崇拜概念並認為一切實際的財產關係的真實基礎不是生產關係,而是這些概念”^[1](第421頁)。此時的“生產關係”僅僅指向現實中人們的物質關係。這與後來特指經濟基礎意義的“生產關係”相比,具有狹隘性。

在《形態》中,馬克思在用“交往形式”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本質時,將“交往形式”作為經濟基礎來理解。他說:“在過去的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1](第40頁),而“這一名稱始終標誌着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上的上層建築的基礎”^[1](第41頁)。唯物史觀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1](第42頁)。這裡表明真正的經濟基礎意義上的“生產關係”是從“交往形式”中離析出的。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通過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批判,逐漸揚棄了對“生產關係”的狹隘理解。針對蒲魯東從永恒不變的經濟範疇出發來構建人類歷史的觀點,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恒的範疇”^[5](第139頁)。馬克思尖銳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構築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等同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5](第145頁)。因為,“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体”^[5](第144頁)。這個統一整体即是後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序言》中闡述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一系列環節中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交往”與“交往形式”在《形態》中是兩個有獨立意義的重要範疇,這是符合文本原意的正確理解。

三、“交往形式”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發展中的作用

“交往形式”,是創立唯物史觀的基礎範疇。首先,馬克思用“交往形式”分析了人的本質,批判了包括費爾巴哈眾內的青年黑格爾派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宗教的人、抽象的人等脫離社會歷史和現實研究的唯心主義觀點。他指出:“每一個人和每一代當做現成的東西承受下來的生產力、資金和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1](第43頁)。因此說,“交往形式”是馬克思科學地研究和界定人的本質的現實基礎。其次,馬克思用“交往形式”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本質,

“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第40页)。“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交往”^[1](第41页)。“市民社会”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决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又是个人生产的物质交往形式,因而,“市民社会”、“交往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是构筑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第42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交往形式”范畴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四、“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交往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是一种信息的流动,这也是“交往”最主要的特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一,交往的扩大是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前提。“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第24页)。“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第61页)。马克思并以腓尼基人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为例来说明。马克思还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1](第62页)。最好的例证就是:“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1](第64页)。由此可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1](第24页)。所以,交往的扩大,是生产的扩大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哥伦布远航美洲,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以及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因其拓宽了本国与其它各民族的交往范围,使交往具有了世界性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若一民族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就有可能导致该民族的停滞、衰落,甚至灭亡。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强^[6](第13-14页)。

第二,交往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第79页)。日益先进的交往手段和逐渐扩大的交往范围,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达到。与现存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并相应的产生要求变革现存关系的阶级。这个革命的阶级自然就会带领大众推翻没落的统治阶级,建立一个与现存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一个新阶段”^[1](第64页)。

第三,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说: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它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使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消灭的越彻底,历史在越大的程度社会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意义上才可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第40页)。不这样,(1)共产主义社会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接着,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第39-40页)。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现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清朝末年,正是由于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才被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而日本通过 1868 年的明治维新的政治改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不到三十年的短时间内,便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瞩目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没有加入 WTO,因此与世界经济接触只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没有真正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去。现在加入 WTO,意味着我们将告别作为东方大国的区域性存在的过去,走向了遵循全球通则的交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造就了有利的条件和国际环境。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 陈筠泉, 刘 奔. 哲学与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4] [德]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5]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 [美] 罗伯特·路威. 文明与野蛮[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责任编辑 严 真)

Study 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Forms

JIANG Xi-run, WANG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JIANG Xi-run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WANG Yan (1978-),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umanity, axiology.

Abstract: Most of the scholars deem that the category of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s a rudi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 The writers believe that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is a more abroad concept. It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addition, “Communication” is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Otherwise, it is the direct impetus to accelerate the revolution of society. So it is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Therefore, both categ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have specialty meaning and enjoy dominant statu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form of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relation